

孫樹梅畫集

SUN SHU MEI HUA JI

孫樹梅畫集

文治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孙树梅画集 / 孙树梅绘. — 北京 : 荣宝斋出版社,
2012.6
ISBN 978-7-5003-1474-5

I. ①孙… II. ①孙… III. ①中国画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77675号

封面题字: 宋文治
责任编辑: 孙志华
审 读: 江金照
责任印制: 孙 行 毕景滨

SUN SHU MEI HUA JI

孙 树 梅 画 集

编辑出版社发行: 荣宝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西街19号

邮 政 编 码: 100052

制 版 印 刷: 北京方嘉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635毫米×965毫米 1/8

印张: 21

版次: 2012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000

定价: 25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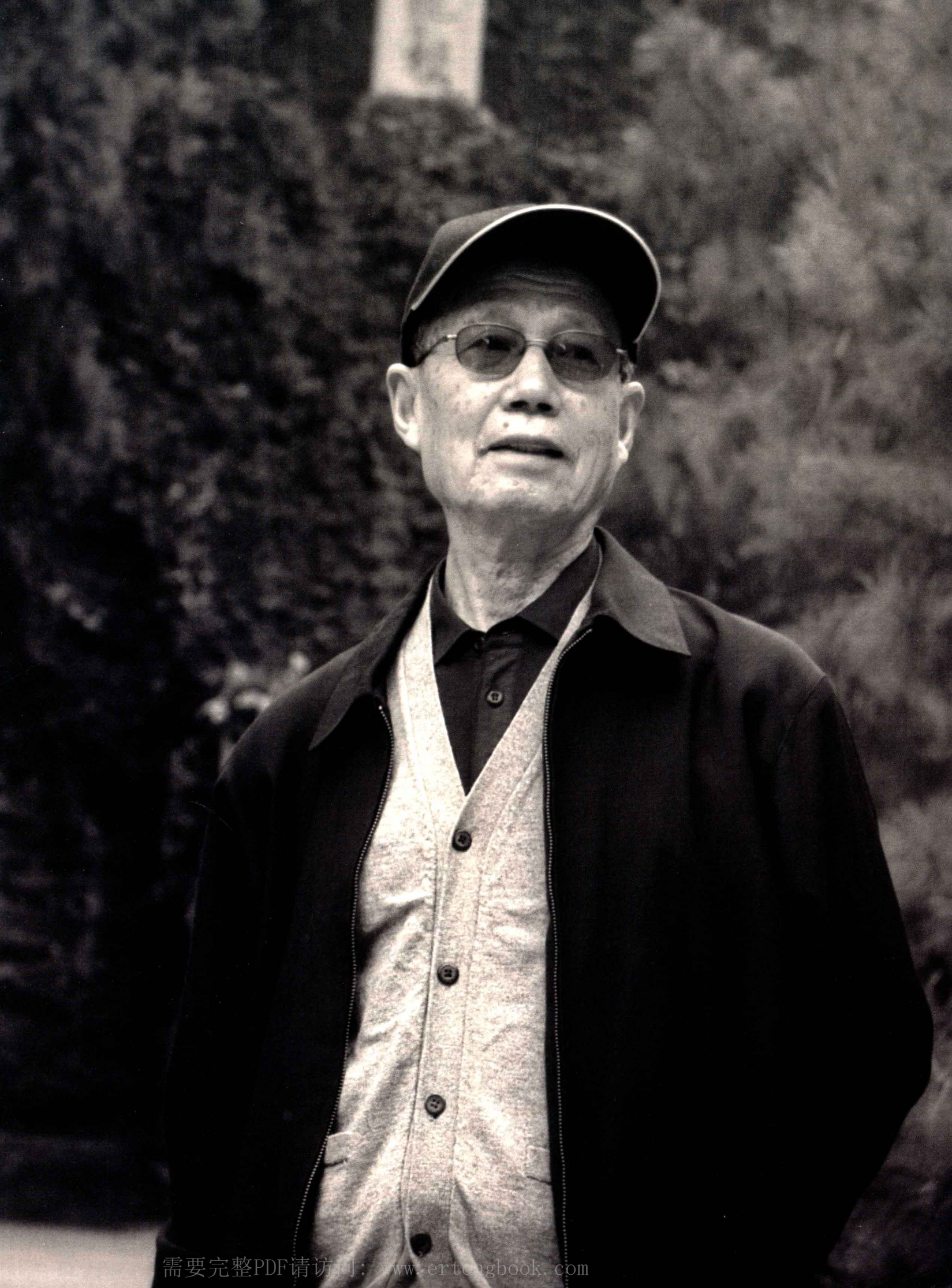
孙树梅

1928 年生于河北省容城县。自幼喜爱绘画，7 岁时开始通过临摹学习中国画，一生笔耕不辍。师承王雪涛先生学习小写意花鸟，并自习山水。获美术副编审职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出版有《孙树梅画集》《简笔松鹤自习丛书》。

工作经历：1943 年进入荣宝斋工作，1950 年荣宝斋公私合营后，任荣宝斋编辑室主任，负责木版水印出版物的选题、分版、勾描、产品质量控制和验收、木版水印画装帧设计等工作，经历并参与了荣宝斋木版水印从诞生到发展的全过程，深谙木版水印技艺。1979 年荣宝斋成立编辑出版部，出任编辑出版部主任，开始将出版重点转到胶印出版。其间设计了《荣宝斋画谱》长线选题，并组织出版了多位著名画家画册及多种胶印出版物，为成立荣宝斋出版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2 年代表荣宝斋参加在加拿大多伦多举办的“中国古代科技博览会”，展示木版水印技法及中国画绘画技法。1989 年代表荣宝斋参加在日本三叶及广岛举办的“中国大商品博览会”，展示中国画绘画技法。1991 年受人民大会堂的委托，代表荣宝斋为人民大会堂临摹傅抱石、关山月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娇》巨幅画作，临摹作品得到了人民大会堂以及专家们的肯定，并替代原作悬挂于人民大会堂内。

获奖作品：1989 年装帧设计的木版水印《八大山人涉事册》获得莱比锡国际博览会金奖、首届中国优秀美术图书银奖。1994 年编辑、装帧设计的木版水印《虢国夫人游春图》获中国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1991 年策划、设计的《荣宝斋画谱》被列为 1991—1995 年国家重点图书选题出版计划，并获中国图书奖和新闻出版署直属单位优秀图书一等奖。

参展作品：1989 年作品《山乡涌翠》参加民族文化宫组织的“民族风情展”赴台展出。1990 年应美国西雅图双鹤轩画廊邀请，赴美国举办个人画展。1993 年四幅作品参加日本炭火展十周年纪念展之日中友好书画交流展，四幅作品参加在北京美术馆举办的“日本现代装裱工艺名人书画展”。1994 年作品《秋山放牧》《黄山迎客松》参加日本炭火展日中友好艺术交流展。2004 年作品《蜀江帆影》参加中国美术出版界美术家作品展，《晨露》参加首届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画精品展。2008 年作品《长寿》参加了为汶川重建家园义卖活动。2009 年作品《轻舟已过万重山》《总领群芳》参加荣宝斋主办的当代中国画名家邀请展。



生命之树长青 艺术之果丰硕

——孙树梅先生的中国画艺术

徐恩存

孙树梅先生，如今已是一位耄耋老人了，作为美术界的资深前辈，他始终以“耕耘者”自誉和自谓，一生低调、勤勉敬业，赢得业界的赞誉与好评；孙先生可谓是近现代中国美术运动的亲历者与见证人，从1944年参加工作到荣宝斋始，至今已有68年的历史了，其间，他从一个15岁少年成长为德艺双馨的艺术老者，他走过的路，是一条艺术长旅之路，作为荣宝斋编辑他扶持很多作者，使他们从稚嫩走向成熟，不少人成为中国美术运动的骨干力量，成绩卓著；与此同时，在整理、编辑、出版、复制古典绘画及传统遗产等方面他投入了毕生精力，编辑出版了大量相关画册与作品，为研究传统文化做出了有目共睹的贡献；作为画坛耕耘者，他一生笔耕不辍的坚持中国画创作，产生了诸多佳作；他的艺术在晚年收获了久经历练的硕果，他的艺术同他的生命一样，永葆充实的活力和蓬勃的朝气。因此，他的作品、风格、形式、笔墨都愈见苍茫、浑然与老到，愈见“物我两忘”之境界与“书画俱老”之天趣。

孙先生早年师从京派大家王雪涛习画，专攻小写意花鸟，且承继了“湖社”画风的精神遗韵，笔致清丽工秀，墨法精微雅逸，形神兼备，气韵隽永；而在荣宝斋工作使他得以遍览名家手笔，并与彼时画坛前辈、高手过从交往极多，在切磋技艺、博采

众长、厚积薄发中，积累与沉淀了自己的感受与体验，渐渐确立了自己的艺术取向与审美追求，并成为他艺术长旅的起点。

先生绘画的一大主题是花鸟，他所作的《展翅青云》《铁线莲》《繁华似锦》《冷艳》《西番莲》《晨趣》《雨后》《晓来微雨蕉花紫》与《松龄鹤寿》等作品中，都见出优雅秀逸、含蓄恬淡的审美风格。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上述作品中，传达的是画家对造化的心灵感受：一方面，以明快澄澈的色彩，营造景象的明媚，给人以视觉的愉悦；另一方面，在形神兼备中展示大自然的绮丽，笔墨与意象在浑然一体中洋溢着天机游荡与和谐共生的生命情调与美感魅力。

总体看去，孙先生的作品属于“触景生情”“有感而发”的移情之作，作品明显地体现出“借物喻情”“以笔写心”的情怀。如《铁线莲》的墨色互补，颇具“墨痕浓处是深红”的意味，墨色互为对比，又互为依托，在妍丽之中透出洒脱，在不温不火的把握下，简约却沉着超逸，看似随意点染，浓淡敲毫，却在气韵深厚中自成其妙。《雨后》《西番莲》《冷艳》《繁华似锦》等都是这样的佳作。《晓来微雨蕉花紫》是一幅独辟蹊径的创新之作，在白描的蕉叶簇拥中，两朵紫色蕉花半遮半掩，画面以线的长短、疏密进行组合，使空间层次展示出丰富的叠加，

蕉花的紫色在这里顿生“画龙点睛”之妙趣；作品简洁空灵，透出精蕴未宣，声色未开的效果；作为一种自我抒发，其气格既蕴藉含蓄，又有灵犀质实所在，并且，一扫旧文人画的苍白病态之势，在笔墨一重一掩的节奏中，营造了气清灵秀的风神。

老画家以平常心态，操控笔墨，以“笔墨当随时代”为准则，使他的花鸟画在风格、形式、笔墨上，都呈现为鲜明、清丽，以及视觉上的丰满、充实与和谐、均衡的特点；显然，他力求以有含量、有品质、有境界的形式、笔墨留住自然，留住生机活力，同时也正是在这里留住生命与精神的色泽和光华的，“浅绿轻红雅淡妆”与“墨痕浓处是深红”，透露的正是此中的讯息。

孙树梅先生在长期的艺术历练中，在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中，逐渐形成了“取神与得意”的个人风格和意象表现手法，他唾弃那些“欺世”与“媚俗”的矫情画风，决不甜俗，决不怪诞，他的作品同他的为人一样——平和淡泊，寄幽思于平淡之间，寓新意于万物之中，将心灵置于花鸟与山水的自然世界当中，在清丽秀雅、精善柔和的余绪中神飞意适，柔中有刚，在从容自然中，于静中寻梦。

先生作品的另一主题是——山水，难能可贵的是，意象选择依据的是对造化的感受，传达的是现代人的审美精神与理想追求，所以，他所做山水画

中的山川、清泉、树林、舟船、村舍与人物等等，除空灵的因素外，还有现代的蒙胧氤氲之风神。作为一位深受传统文化熏陶成长起来的老画家，他无疑是感受到了时代巨变的新风，他以自己的敏感而非功利的冲动，以自己的文化修养与理念知性，去创作自己的作品，他认为唯将己身融于天地之间，才合乎生命之路；他感受到时代风云变幻，他眼中的自然山川与现代气象浑然一体，而“笔墨当随时代”则由此发生并别开生面了。

《黄山卧龙松》《晓山青》《早春》《清泉石上流》《空山新雨后》《晨雾》《蜀山帆影》《深山积翠》《群鹤翔天》《秋韵图》《秋天放牧》《山舞银蛇》等作品，在扑面而来的淋漓元气之中，内敛着激情，而山川情怀，则意在一种情感与诗意的表达，在他平淡从容的艺术履痕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出格的气韵，其精神是飘荡的，是昂扬的。

许是荣宝斋的文化氛围与艺术环境使然，孙先生的作品时时流露出“荣宝斋”气脉的真传——文人气、书卷气、山林气。他的山水画把东方文化的遗韵与西方水彩画的风格相融合，在两者相交中造成一种新的美感魅力与形态，而相得益彰中的深情远致体现的正是“中国经验”；因此，在先生笔下，不可能的东西变为可能了。

阅读作品，不难发现，先生的山水作品大体分

为两类：

一类是用色传神达意，如《秋天放牧》《秋韵图》《群鹤翔天》与《黄山秋色》《黄山卧龙松》《晓山青》《深山积翠》等。以色传神，营造意境，使画面冲破传统山水的萧疏荒寒、凄清冷寂，而展现出万象生机郁勃之态。其用色以泼洒、多次点染为主，尽显色彩层次的丰富与墨韵的微妙，以及墨色相合演绎出的幻境，都引领着作品的情绪基调，给出审美取向的明确性。如《群鹤翔天》与《江南二月》的绿色、《秋韵图》与《秋天放牧》的红色、《山舞银蛇》与《深山雪霁》的白色，等等的运用，都体现了色彩的独特性、象征性和现代感，同样是一种情绪化的手法，但在色彩的运用中，蕴藏的是画家对自然生命的惜重与留恋。

与色彩并置的是画中的用笔用线，画面中清晰的看出，先生用笔用线除传统山水的笔线形态外，还借鉴了“木版水印”的某些因素，使笔与线既肯定、沉稳，又单纯、简练，在勾、斫、皴、擦中，使山水意象尽显苍润兼具的复合性美感。这种个性化与情绪化的用笔用线，别具一格，又深沉厚重，诚如石涛所言：“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在变法中，先生的山水气格，令人耳目一新——墨气氤氲、涵浑苍茫，更富整体性、装饰性，且轮廓分明，结构自然，陡生浑朴拙厚的美感。

另一类是以湿笔水色为主的山水，体现的是情

绪化、感觉化特点，如《空山新雨后》《晨雾》《黄山云烟》等。其汲取水彩画的淋漓特质，以强调内心情绪和感觉为要，在意到笔不到中，以大写意式的用笔用水，营造了元气充沛的酣畅效果。用笔用水、用墨用色率性恣意，不拘小节，大胆落墨，作画往往顺势而下，在“画气不画形”中直抵“大写自然”之境。画面中的节奏、韵律与力度更趋于云烟空蒙、缥缈的意境，作品突显出墨色苍润浑厚的特点。这批作品，度越了传统陈规，直入当代文化语境，胸中郁勃、笔底造化，都于瞬间凝于纸上，而那特有的水痕墨气、落笔云烟，打破了墨与色的界限，达到了以神写形的效果，开拓了新境。臻于化境的艺术，总是关乎着画家的气质、学养与秉性的，在这一综合之中，透出的是生命的不同寻常的讯息。

感性生动的艺术形式与郁勃的意象生机，必然昭示一个简单而又真实的道理——生命之树常青，才能使艺术之果丰硕、饱满和充实。艺术上的多种成就，不是单纯技巧运用的结果，而是多重心态的自然流露和一种对于复杂生命律动的自然把握。孙树梅先生的作品于法度中见自由，于规矩中见方圆，于格律中求自然，于限制中求舒放，应该说，都是源于艺术的自觉和生命意识的自觉。可以肯定地说，他常青的生命之树，给了他无限的智慧与活力！才有了他如此的艺术创造和如许佳作的问世。

自序

孙树梅

一

我出生在河北容城的一个普通人家，家父在北京荣宝斋供职。记得四五岁时，我随大姐去找城门边烧饼铺的女主人寻花样，令我惊奇的是，这位看似极普通的女人，没有参照任何样本，随手就在纸上画出了一幅梅竹图，这引发了我对绘画的兴趣。父亲也收藏一些字画，但只有过年的时候，在中堂挂上四条屏，年一过就摘下收起，观赏和临摹的机会实在有限。那时，北方农村随处可见年画和窗花，我就照着年画描摹，将单色的窗花染色、变形。后来，这些游戏之作被父亲看到，他就从北京带来些灯草纸，教我用之制作彩色剪贴画，没想到，这些幼稚的剪贴画竟然得到了许多赞许和鼓励，这给我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喜悦。

日军占领容城后，我始学私塾。一日，私塾先生有友造访，受赠友人画作《霁雪月夜红梅》，此画仿佛在我眼前开启了一扇美学视窗，引领我进入想象永无穷尽的绘画意境。时至今日，每每作梅图时，当年所见《霁雪月夜红梅》都会浮现在眼前。我开始痴迷中国画，却无人引路；家父虽供职荣宝斋，然不通绘事，唯以买卖为要务，虽不时供我绘画用具，却无意为我寻师启蒙。

心有所专，无师亦不能断其通灵之思。自忖曰：“写字、绘画皆用毛笔，两者岂无相通？既能挥毫书写，何碍临摹习画？”于是，始留意搜寻中国画，以画为师，临摹仿效。一日，在家姐大屋之中堂，

见一幅《枇杷》：橙黄的枇杷压弯了树枝，色彩斑斓，枝叶、果实和树干融为一体，犹如枇杷入画。我借来反复临摹，其中一幅就为日后求职荣宝斋探路问津。

十五岁，我到荣宝斋当学徒。走进店堂头一天，见柜台上摆放着一架插屏，屏面镶有一幅瓜果画，画有三四种瓜果，其中一个白香瓜尤为传神，似乎能让人闻到浓浓的瓜香。大致安顿下来后，我走近仔细欣赏，看见上面署有“雪涛”，就记下了这个名字。

当时，荣宝斋有一条店规，学徒得选择书法或绘画之一为业余自学，这正好成就了我的愿望，借此临摹字画。大约来荣宝斋半年后，我第一次见到雪涛先生，而在这半年里，凡雪涛先生在荣宝斋寄卖的画，我几乎都已临摹；在见到雪涛先生的前几天，我刚临摹了先生画的一只芦花鸡，而王蔚茹掌柜恰巧看到。这天，雪涛先生来店，王蔚茹掌柜就招呼我拿出临摹画作给先生看看。先生很高兴地说：“不错，还挺像。”王蔚茹立即接话，说：“那您就给补上景吧。”先生说：“好啊！”说着，拿起笔，不假思索地画了数秆墨竹，并题上他自己的名字。从此，雪涛先生记住了我这个小学徒，每次见到我都要询问一下最近学习的情况，看一看我的习作，悉心指点，师生之谊一直持续到先生离世。

在向雪涛先生学习花卉技法的同时，雪涛先生

一生求变、求新的精神也使我受益匪浅。多年后，当我从荣宝斋退休，终于可撇开杂事，一意专攻绘画，自此开始探索自己的创作取向和风格。数十年来，我从事木版水印，整日浸染于历代名家名画之中，阅历诸多名作，也为我改变画风奠定了基础。我的第一次变法，是将我擅长的花鸟与山水风景相结合；第二次变法，则是转向山水画。在向山水画转变过程中，我又有幸与宋文治先生结下亦师亦友的墨缘。

在从事木版水印的几十年中，我已熟知诸多山水画大师的风格和技法。1992年，方可为人民大会堂成功地临摹傅抱石先生与关山月先生合作的巨幅画作《江山如此多娇》。根据个人的喜爱及风格，我最终选择宋文治先生作为我的山水画入门老师。因为，就画风及个性而言，雪涛先生与宋文治先生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熟稔传统绘画技法，有深厚的中国画功底，但是，他们又不断提升自己，师法自然，与时俱进。我与宋文治先生的交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那时，他正在“变法”的起步阶段，曾尝试涉猎花鸟。宋先生知我擅长花卉，于是要去一些我的自创之作和雪涛绘画的临摹之作，而我则开始与他探讨山水画的未来发展趋势，渐渐达成共识：泼墨、泼彩正成为山水画家们探求的方向。到1988年，宋先生已成果卓然，于是与我商量将他的新画出版几套明信片，我也注意到绘画界探索泼墨技法的人越来越多，欣然赞同。与此同时，我在编辑出版《宋雨桂山水画册》时，见到一些优秀的泼墨画，故与宋先生提及，他立即表示要先睹为快，急切之情，溢于言表。此时，宋先生已享誉全国，备受追捧，却仍如此虚心好学。后来，在我

出版本人山水画册的时候，宋先生亦欣然为其题写书名。

二

与大多数画家不同，我的主业是复制、出版其他画家的作品。在回顾一生的绘画经历时，我自然也想到自己熟识的画家以及他们的经历，一管之见油然而生。

绘画、书法，乃至其他一些依赖技巧所成之事，无甚差别，都是承袭前人经验，沿袭前人故伎，同时，今人亦为后人之前人，经验、技巧就是这样传承不息。因此，学习和掌握前人经验至关重要，但若止于此，则只能为一匠人、一继承师业之传人，而不能为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文化添加新知。凡绘事大有成就者，习艺得心应手之后，无不“思变”而求进取。“思变”不能限于技法，尤应落实到创意，故石涛之“笔墨当随时代”就成为画者推崇的“名言”。对此，白石老人对于雪涛先生学画过程的两次评价可见一斑。

雪涛先生初拜白石老人为师不久，白石老人在其一幅画作上题字，以“授其手”比喻雪涛先生已得白石老人技法真谛；其后，为其另一幅画所题“蓝已青矣”，则赞赏雪涛有所超越。雪涛先生在总结绘画体会时说：“技法不是一成不变的，如何画，要解决；如何画好，更要刻意探索。”“一幅画的内容是好的，但要有情趣才能打动人心，要善于表现自然界中不大为人注意，或者可能会发生的一种机趣，就可以给人一种意想不到的感受和回味余地。”先生所言，其意自明，画者欲超越前人，一要立足基本技法，守成而不拘泥固化；二要用有观察自然和生活细节的慧眼，善于领略造物之意趣而转换成

画意。评论家在解析、评价宋文治先生的创作生涯时，“思变”都成为不可或缺的主题。宋先生不仅在技法上越过了他曾学习的“四王”，而且在内容上也开其同辈画者之先河，突破了传统的山水画的表现程式。1956年以一幅《桐江放筏》成功实现了表现内容的变革，之后又在80年代开始了技法上的变革，并在众多尝试泼墨泼彩画家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正是看到了这些大家的创作经历，在我自己的创作过程中，也从未忘记过求变。但是，由于一直忙于工作，无暇潜心绘事，这一想法在我退休后才得以付诸实施。

但是，如何“变法”，则是最为困扰人的问题。变法意味着要改变已经学成的技艺而去探索未知的领域，很可能求变失利而守成亦受挫。思考良久，我决定以我技艺成熟的花鸟画为基础，将山水元素融汇其中。已往的写意花鸟画多以鸟为核心，配花卉而寓意，如梅花与喜鹊、仙鹤与松竹等。寓意虽好，但已不能为当代多数人的审美情趣所认同，常被归入“老派”。于是，我试着将鸟与花作为画面中的元素之一，并将其放在视野更为广阔的自然景色之中，结果，这些变革受到了读者的喜爱。第一次尝试变法的成功促使我开始了向山水画转变。

前与宋先生多次探讨泼墨、泼彩技法，受益良多，此次决意选择泼墨、泼彩画法为本人山水画创作的起点。泼墨之理路，乃因应水墨流动所成之自然形态及纹理，顺势勾画，显现浑然天成的景物。泼墨之作有二难，一为随画意而挥洒水墨，二为因势利导，顺应水墨痕迹而表达画意。唯画意含摄山岭江河，万千态势，泼墨之作才能水到画成。

一谈起泼墨泼彩，人们往往第一想到的就是张大千先生气势磅礴的泼墨画。然而，同是泼墨画，却因画家个人的特点不同而有不同的气象。宋文治先生的泼墨画就与张大千先生的不同，他在泼墨之后还要进行精心勾画皴擦，将新法与旧法浑然融为一体，使画面更有层次，会给人一种身临真实世界的感觉。因此，我倾向宋文治先生的泼墨法。

多年的实践，使我最真切的体会是：不论是山水画还是花卉画，不论是禀承传统之法还是创新技法，作画过程的“一气贯通”却是一幅成功作品必不可缺的内在精髓。雪涛先生常讲“章法布局归于立意”，这就是说，布局结构决定整幅作品的基本形式。古人强调意在笔先，立意就是总纲，换言之，就是你想表现什么，或者说用什么去打动人心，因此，立意饱满方可气脉一贯。由于写意画技法，以及所用工具纸张特点，不能要求百般推敲先成草图，只是在作画前先有腹稿。但是，这只能确定大致面貌，要点在于落笔后随机应变。石涛讲“一画”，作画时，初始的“一画”决定风貌，笔笔相随，才能“一气贯通”，这或可理解为“始于一”。这样的画气脉流畅、结构完整，作画时切忌不可不顾落笔后的实际情况而固执于原有的构图设想，以致使画面零乱，立意丧失。

从我开始钟情于中国画之始，至今我与中国画相伴已有七十多年。心得虽然很多，但难以全部理清并表达出来与读者分享，谨以此数言与有兴趣者笔谈。

2012年1月于北京西城

峡江晨帆

纸本设色

67 cm × 67 cm

1996年

图 录

峡江晨帆·····	1	牧歌·····	39
早春·····	3	幽谷鸣泉·····	41
蜀山帆影·····	5	秋韵图·····	43
黄山烟云·····	7	嘉陵帆影·····	45
江边帆影·····	9	深山春晓·····	47
飞瀑图·····	11	夏瀑图·····	49
山乡秋韵·····	13	黄山云烟·····	51
蜀江帆影·····	15	漓江烟雨·····	53
日色冷青松·····	17	深山雪霁·····	55
黄山迎客松·····	19	江陵之晨·····	57
红树醉秋色·····	21	江上晨帆·····	59
群岚叠嶂·····	23	华山晴晓·····	61
清泉石上流·····	25	峡江帆影·····	63
山月初升·····	27	黄山秋色·····	65
晨雾·····	29	秋山放牧·····	67
晓山青·····	31	黄山奇松·····	69
山舞银蛇·····	33	山麓晴雪·····	71
空山新雨后·····	35	黄山云烟·····	73
江南三月·····	37	秋韵·····	75

深山积翠·····	77
峡江欲雨·····	79
漓江晨雾·····	81
蜀江轻帆·····	83
江边秋色·····	85
春到山村·····	87
峡江帆影·····	89
黄山卧龙松·····	91
峡江帆影·····	93
红树醉秋色·····	95
深山幽居图·····	97
瀑·····	99
轻舟已过万重山·····	101
蜀江晨帆·····	103
幽谷鸣禽·····	105
西番莲·····	107
雨后·····	109
白梅·····	111
兰花·····	113
雨后·····	115

蕉花紫·····	117
铁线莲·····	119
冷艳·····	121
富贵祯祥·····	123
赏春·····	125
盛夏·····	127
秋趣·····	129
冬韵·····	131
秋韵·····	133
鹤乡春色·····	135
鹤乡清夏·····	137
鹤乡深秋·····	139
鹤乡冬韵·····	141
天鹅湖秋景·····	143
晨雾·····	145
晚归·····	147
瑞鹤迎春·····	149
长寿·····	151
翱翔云天·····	153
湖畔·····	155



早春
纸本设色
68cm × 68cm
1996年

